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歷代人目九

兩晉

羊祜杜預論

四諫議

錫嘗讀晉史美羊祜杜預二賢名迹可仰而論之其智略各有縱橫而聲譽不相上下然羊公之善頗優於元豈何以明之預之才略有餘而恩信不及於祜祜鎮南方境隣吳土雖吳交兵克日方戰不尚誦詐之計不爲掩襲之利敵人死於陣者數以還之敵人拘於晉者禮以遣之祜之用兵惠如時雨孫皓暴殄人有離心祜乃以恩敵怨也以信敵無信也祜之得機乃恩勝信取之時也故石城以西盡爲晉有吳民感惠不稱祜多饋藥軍中陸抗無猜何誠信若是之昭著求諸名將古無其儔既掠吳人之穀以饋償之既獵吳人之境以禽還之蓋欲促其歸冒之心而示其大信也吳中將帥果欲率部曲來降吳中黎民

東以家屬而至惜其經略口就表陳密謀而執政多違厥功弗  
集及其寢疾朝廷就問其計畫洎歎起殲良吳都罷市仰峴山  
以流涕何其遺愛最厚於民錫謂祜乃堯舜之臣非晉武之臣  
也嘗舉杜預以代其職預承成績克平南夏然預之多才卒有  
其比當其獨排輿論造成孟津之梁率用機心製就罔廟之器  
撰督以正於天度詳刑雅合於國典定功謀之法豐殖貨之利  
虜人冠隴先見已陳於石鑿匈奴犯邊定計預徵於自隨苟非  
奇士孰與於此及代羊祜彌見其半張正乃吳之名將也中我  
反間之術孫歆力吳之都督也與我非渡之兵孫皓既平江漢  
懷德于時簡練武事修立類宮頗興開設庠序輕裘綾帶風流  
之不亞也疏沅湘之流通零桂之漕水利甚博土人歌之與夫  
墾田備邊實相侔也留精麟史撰集圖例雖鄙殺數詩闋禮安  
可比出自古名將鮮有全能或大略有餘而細行不足祜既慎  
密預六恭謹祐於榮以自慎預獻躬以免禍功名垂落善始終

終比於知曹糸之必誅不就其辟知和道之見斥能以智免結  
又多焉所惜者羊公有知人之鑒得進賢之名而元豈但知立  
碑塊山垂名後世不能簡拔一士裨於國朝以是論之優劣可  
見矣

羊祜論

穎濱先生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  
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  
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  
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棄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  
公後而多孽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  
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  
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  
立胥童弑晉襄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  
國相呴始泣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兵革七年而

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弑范蠡遂於逃土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爲虐失衆有士國之譽豈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又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此吳之功後世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豈可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被於庸子昧賢良也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共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

祐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  
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亡滅而晉不亂也不猶  
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祐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説諸將祐曰滅  
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程慮耳推祐此言蓋亦豪在  
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羊陸非純臣論

淇水先生

古人之辯有出於一時而不足以爲可信之說者其失在於務  
應對之相上而常恐出於人之下是以雖有至偏之論心知其  
不然而卒發之者故其是非常至於失其當也愚讀晉載記至  
符生遺闇負梁殊使於張元靚初不見使者而張瓘見之負殊  
請與元靚通好由此辨論縱談以及羊陸之事張瓘答負殊以  
爲羊陸亦非純臣之義則愚以張瓘爲失之矣請試論之夫晉  
美祐荊州與吳陸抗實對境相持彼庸下之將惟以欺詐譖讒微  
售於一日之勝足以爲已功而已矣矧乃獨不然持至誠大信

之心以拊恤吳人不啻父兄之視子弟抗以其故亦交歡於祐  
遂至二境休兵不相侵寇祐至於饋抗之藥抗至不遺祐之酒  
抗曰羊祜不我欺也服之不疑祐曰陸抗不我譖也飲之不疑  
此傳以爲華元子友復見於今矣既而孫抗言抗以不亟討賊  
之意抗至建言以爲區區之晉猶有不欺人之臣而天獨無之  
私足以章吳之短而無損於晉之美也然則抗之所以不欺者  
祐啓之也始祐之先施以恩晉主卒有心失穀者以綸賞之其  
相對而猶也禽獸有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之獲者皆命還之  
有陳尚潘景者爲吳將忠於吳而死祐嘉其節厚斂而送之又  
歸其二子於是吳人稱爲羊公不之名也卒而衆酷肆其毒於  
人上人心去之矣方是時羊公猶存卒建平吳之策而王濬王  
渾杜預之徒因諂論遂以平吳而天下一統以自足三分居裂之  
禍於是羊公之功爛然進追伊呂爲匹夫晉史以爲羊公見天  
地之心其不然乎彼張瓘者徒不欲交於符恭而設辨以窮查

殊之意故有非純臣之說彼其心固自以爲不然亦強爲之辭而已矣夫惟理之不勝卒見屈於貧殊之辨而遂通耗於符秦則當時之是非固以甚明惜夫爲史者無一言以辨之愚故著論云

張華論

宛丘先生

裴顏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未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故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竊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微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怨則強王將以杖正而行其忿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疑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遐尾之厲嗚呼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旌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據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

未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指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焉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倖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張華論

東溪先生

東溪先生曰賈后宣皓于朝至以帳車載外人以入宮禁豈有配天體母天下而醜行若是者張華伺察其事白惠帝而廢之何所不可當是之時賈模啓端於上劉卞密謀於下華短於權謫反畏權戚滿朝不能從二人之言本與禍而卒久孫秀之譖設使華謀正朝廷清君側力不足而身死猶不失爲正人列士而乃就祿畏死以及於難馬道既迫卒無以答張林之詰愧矣哉以華之博物洽聞使之雍容廟堂處謀謨可也柰何履多難之世以臨天下之大節而欲責之以無撓可得乎

王濬論

吳寶良

先王之用其臣其未任也必欲知其才其將任也必欲知其心

其口任也必欲知其功蓋不知其才則無以舉天下之能不知  
其心則無以成天下之勲不知其功則無以勸天下之善自先  
王之用人拔之於寒微之中升之於困厄之間號薜蘿而履冠  
冕去毫光而踐廊廟授之以顯職而不疑處之以高位而不忌  
此所以知其才塞謾間之亡以使之無憂過淳虛之言以使之  
無懼不責之以苛禮不拘之以察震懾其鞭策以觀其馳逐之  
能緩其羈綱以觀其擊搏之力此所以知其心腴田里第惟以  
與之而不吝歌姬舞女惟以賜之而不惜擢其親戚而使之無  
傾危之憂厚其子孫而使之無絕滅之患勢傾海內而朝不忌  
威震人主而時不嫉此所以知其功夫秦之任王猛可謂知其  
才屬之任諸葛亮可謂知其心漢之任蕭何可謂知其功矣然  
則古之君臣之所以相得如是漢之樂康寧輯睦優游悅擇而  
休列傳續相傳於無窮而後世之所莫及者以是而已昔者  
晉武帝黜朝廷約糲之議而委王導以東南之事何其壯也及

王潛獨破建鄴而卒見排於權勢以不能自明者豈武帝有所  
不能知其功歟夫南方之所以能招得於人者不獨在於據其  
長江也而在於倚蜀以蔽其偏北人之所以能追逐於南方者  
不獨在於奪其長江也而在於遠蜀以襲其右蓋蜀附於南則  
南方勝而使南方失蜀則有西顧之憂而不足以待舟楫之能  
蜀附於北則北人勝而使北人失蜀則有西守之勞而不足以  
逞其軍騎之力然則蜀者雖非用武之地而乃南北相抗之形  
要也昔楚之襄也蓋秦已得蜀是故以白起之悉而有黔中之  
功以玉翦之微而有虧南之捷吳之盛也蓋魏未得蜀是故以  
曹操之智而有赤壁之奔以司馬昭之謀而有東闕之敗此固  
非秦勇而魏怯楚弱而吳強蓋秦已得蜀而楚之所備者多魏  
未得蜀而吳之所備者少故也戰國策曰蜀中之甲輕舟出於巴  
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  
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此亦言蜀之於天下據江漢之上流而

其勢便且易也皆晉之討孫皓也王渾出橫江以方其東而王  
濬自成都以攻其西然而吳之所以深慮者固亦不在於渾而  
在於濬何者兵出於東者自捷之患而兵出於西者肘腋之憂  
也夫目捷之患猶可以救解而肘腋之憂不暇於設施此自然  
之勢也是以孫皓之大臣亦莫以蜀師爲憂較賈母欲增建平  
之兵而陸抗欲益西陵之備此其意亦可見矣由此觀之則孙  
皓存亡之機在清而不在渾者其理豈不甚明歟夫當此之時  
使濬未能搖其西藩徘徊而不得進孫氏之君臣因以并力合  
勢堅守江浙以拒中國之師則江東諸城不可以歲月下也惜  
乎武帝不慮於此而卒使禦勞憔悴之功臣困於讒慝之黨而  
不能震以沮天下英雄之士而傷其心悲哉

阮籍

東坡先生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  
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猶不見夫群虱之處禪中乎兆乎深縫匿乎敗  
紫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彌縫自以爲得免  
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城都群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  
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苟懷未趣也籍不嘗  
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舊法之士疾之如讎獨賴司馬景王  
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禪中  
間者也安能笑禪中之藏乎吾故書之以爲將來書字一笑

阮籍

谿堂先生

善觀人者觀其心不觀其迹蓋觀其迹之所爲可以逆知其  
心之所未爲如此者可謂善觀人矣阮籍負委蛇之才生非其  
時陸沉於俗而壯之論者遂以為放曠不羈之流而禮法之士  
至於羞談之豈不過哉當其沉酣於酒勸頤万物泊然不以世  
務擾心若無志於天下者至於觀楚漢戰場喟然嘆息以謂時  
無英雄使稚子成名其志蓋宏遠矣雖口不臧否人物然清暇

視範東白眼視私喜是未嘗無意於人物也雖居喪飲酒食肉  
婚鍾曾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皆以酬暝獲免則又察微見遠  
其志有足多也魏晉之交王室不競強臣跋扈殺戮大臣如羊  
刺豕熙所顧憚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平頽垣敗屋之  
下岌岌然將恐壓焉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向秀嵇康以高節  
死王衍王澄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後才死藉於是特儻不自  
混於酒斬然出其頭角則死於強臣之手也必矣孟子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清  
非期於隘而其弊必至於隘和非期於不恭而其弊必至於不  
恭謂藉不仕耶未嘗隱居於山林清不足以名之也謂籍仕耶  
未嘗俯已以同流俗和不足以名之也非清非和庶幾於夷惠  
之間乎莊子謂曲轍之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故杜託之以神  
其拙若藉者得非託之於酒以神其拙耶

王衍論

穎瀆先生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湯白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兄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变無窮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其道則自得而不敢由禮以達其器則有守而不狃此孔子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二者

吳而望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鄒賜導其源阮籍父子濶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淪欲惡禮法之繩其藪也故蔑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熙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其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貞介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廣窮其妙華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於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

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之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  
乘歛以求售廢端良秉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  
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  
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祖逖論

穎濱先生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  
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  
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且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  
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  
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  
兵將鮮虞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  
志於升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  
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力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北方石  
虎之薨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燕護獨以爲安

或問其故謾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苦必曰  
英豪度量諸人皆不辨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其不副意  
徒使財殲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弊矣已矣至  
哉此言寔當持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  
西征苻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  
定有平伐之風凡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  
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志狼狽而返而况其下者乎  
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王述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  
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殘遂使夷狄乘隙毒流  
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興之志誠能奮厲命將使若  
冰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況弱之士喜於來蘇庶幾  
國恥可雪也帝以冰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冰兵力甚弱乃  
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後進據誰然未嘗爲深入計  
也石勒遣兵攻遂冰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勸身節用禮下賢俊

懷無初附東以恩信招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上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類其境逖每葬成畢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人通好旦夜市逃不登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據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恩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生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三

論著

聖道一

論神

蒲左丞

天下之功無不有不能以類形者也然而於莫之能形無以加矣彼功用之及乎物者孰非道哉道之不可見而其可見者著於物則爲德舉天下之德雖至於已崇已大已精已微已深已遠已簡已易已頭已成而猶有可以形之者也是故已崇矣卑有以形之已大矣小有以形之已精矣粗有以形之已微矣著有以形之已深矣淺有以形之已遠矣近有以形之已簡矣繁有以形之已易矣險有以形之已頭矣晦有以形之已成矣虧有以形之惟功用之可以形則猶未離乎形器也若夫陶鑄天下之功用而莫之能形縱橫天下之事業而出乎万物之上者其惟神之所爲乎是故神也者藏之而非無也顯之而非有也

未嘗爲而萬物自應刻也未嘗爲暴而萬物自整戾也獨性  
獨來乎天地之內外而未嘗有所行也獨生獨殺乎萬物之終  
始而未嘗有所作也於天則見乎萬物之所以成於人則見乎  
萬物之所以治無所不爲而莫知所以爲之其爲道之妙而莫  
之能名也則曰神而已矣蓋道之於萬物也躰之以陰陽而妙  
之以神者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由一物之細以至於天地之  
大未有不由陰陽以生成雖然其生也其成也莫非出於道也  
道未嘗有爲則孰爲之生而孰爲之成哉知有以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則豈非道之妙者耶由其躰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由其妙言之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則神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易者  
聖人之所以窮神者也夫天地之道一闢一闔一明一晦一寒  
一暑一生一殺而至於宇宙之內垓埏之外雖幽崖之草木深  
潛之戶蟲莫不隨之而况其著者乎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

見乎萬物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其於万物亦然帝則言乎時物則言乎方有其時矣則時不可以相易有其方矣則方不可以相亂若夫雷之動風之橈火之燥澤之說水之潤艮之終則變化推移於四時四方之中至於万物既成而不知所以成之端者必曰妙万物而為言者也天生之地成之聖人治之無聖人之治則天地之道或幾乎息是故昔之聖人教之以政漁作之以耒耜居之以宮室齊之以舟楫利之以杵臼威之以弧矢察之以書契此皆物窮則變變則通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天下之民出入咸用而不知其自來此民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若夫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顯諸仁藏諸用誠万物而不尚聖人同憂者此聖人之所以治万物而參諸天地者也觀乎夫地則見聖人則聖人果不足以象天地耶然則能

參天地者其惟聖人之神乎

論誠

同前

人之所以受於天者皆有善之端而其智卒不能充而益之者其患始於不孝不思而無所得雖有善端不知其所謂善者而擇之則其在我者明已有所不足而安可以望於誠哉雖然人之所知者有得之於性有得之於孝若夫所得之者則一而已而其得於心而中於理者不能無難易遲速之辨此誠者焉誠之者之所以異也是故有天道有人道無所為而能極之者天道也有所為而能極之者人道也天有生知之性則天道固以是能盡矣苟無其性而有其孝東不足以至於天道耶則曰衆人積善可以至於賢賢人積善可以至於聖勉其有所為而卒至於無所為何為而不可乎惟其孝之而不博思之而不審辨之而不明行之而不篤終身由之而不足以信其己此其所以能至之者寡也夫誠也者德誠乎已而信孚物之謂也凡人

之情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不知誠之為道雖甚大而成於  
小善之所積皆曰善雖小皆吾性之所自有而又人情之所可  
欲者別於吾何所不為蓋莫自知者甚明白信者甚篤自脩者  
甚固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夫然後可以至於誠相在尔  
室尚不愧於屋漏所信於人之所不可見者如此則昭昭然存  
乎人之耳目者夫安得不信哉則不期乎人之信而人已信之  
矣天之高地之厚凡生之類苟有之者莫不信之則天下謂之  
至德豈有以異於此雖然善之德既已成而物既已信之矣而  
未有以加於物苟為已而不及於物則物之生也奚賴於聖人  
哉夫率天下之萬物可謂至衆而為聖人者豈勝鮮然以物物  
為事哉如必待有為而後能成則吾之功用有不勝勞而事業  
有不勝繁者矣故曰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此其万  
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或曰至誠之所以能參天地者何如曰  
其神矣乎夫誠則形形則著則明此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其大而化之之謂也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參此其至而不可知之謂也蓋誠也者以  
德言也德也者以道言也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此至誠之所  
以能配天地而成乎道也哉

自明

終南先生

讓其道思其時聖人之志歟夫聖人者懼道不明志不堅乃退  
乎於山林寂寞之鄉以求其志志既饒則李專乎心心志俱達  
李而益堅其道不得不明心志道俱達則能堅正明白雖萬是非  
皆能斷於心矣故志弗堅則閑閑以治志既治而道未明則  
就聖賢以治道志烏道既治則取於時施其用以濟生民焉若  
夫子治於洙泗求其志適乎宋如乎周治其道游諸天下欲  
施其用卒將不能則有刪詩演易脩春秋存其教噫予不敢希  
聖人意始用古文如京師干一二有名者竟寂寥無聞人不我  
知友子舊者或喻我易其李以泛濫為是乎愚之豈古人求志

篤道之意耶乃遠終南居空山庶幾治予道求予志非徒樂乎  
晦跡山林遠去人跡而与鳥獸同群木石為伴也慮謠者以我  
為放逸傲慢力假聖人自明亦將明於有友人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東坡先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  
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  
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不可  
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逃天責董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  
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為  
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已來未之有改後世率而道散諸子  
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切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為有國者皆當  
恩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為百工蓋孔子之  
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  
區焉欲卒稼於孔子孔子知其禍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

大而深折其辭以為上好礼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為礼義而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為汲汲於孝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為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貴為尊卑者安為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义處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抱開撓疾者不自以為寡則夫民之劳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脩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夫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同前

穎濱先生

周衰月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  
弃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牧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  
無術故樊遲請孝為稼又欲為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  
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釋之曰礼義与信足以成德又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  
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更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  
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  
魯常欲徹而曾晳非之矣何則衛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  
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而亂則非此二  
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  
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為農  
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為不然  
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利乃有可

以禮義取而可以信致之道何者許子欲君臣耕饗食而治此豈非樊子之所願乎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為憂堯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以不勤之耕而自為耕不督之圃而自為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致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况農圃之事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姓起如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又誰使治之哉

絕德論上

丞相趙公

天下知執中以徇道而不知夫反中以合道其見蓋亦小矣今夫蹇蹇焉以忠怡怡焉而孝必焉而爲信不焉而爲廉此固賢

人君子之所常行而中智以下皆可勉強而幾及焉者也安行  
於繩糾尺度之中夫豈不善一旦使之辦大事臨大變而欲責  
非常之功未有不裂膽喪魄而失其故守者也是何也道不足  
以自信於心氣不足以取信於人其中之所挾者小也所挾者  
小則亦無恠乎其能執而不友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夫中固近道矣行之而執往往扞格而不通聖人於  
是用其權焉故曰君子而時中夫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之  
謂也自所不中而歸於中是故謂之權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它亦權焉而已矣而聖者不知出此以為聖人者不敢獨行高  
世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斯以爲中庸焉爾誠如是也則聖人  
者何貴於用權苟不知所以用權則所謂大事大變者如之何  
而應之故夫執中徇道者賢人君子之所常行而反中合道者  
聖人之絕德而非世俗之所可希望也古之聖人其挾於中者  
大則見於用者廣平居無事抑高晦明而不敢盡其有餘則雖

然中庸之無難也無何事發於非常變起於弗圖賢人君子之所  
裂膽委魄而不敢迫視者聖人則逡巡談笑出身以扞之履危  
機犯逆節

一切冒行而不顧功成事定薄天地而絕古今前焉  
而無後焉而不可繼然天下不以為駭異而聖人亦居之而不  
疑嗟夫此固非勉強力行泛泛然嘗試以拂忤其或成者也其  
成於中者素定矣是以為之而無不成如種之必生而炊之必  
熟衆人見其不可能而聖人以為是固當然者雖然聖人至此  
亦非苟違中庸而求高於世也事變至而權用焉中而能權所  
謂反而合道也歟昔者舜禹匹夫而代堯舜楊武諸侯而翦夏  
商伊尹臣也而廢其君周公弟也而誅其兄孔子羈旅人也作  
春秋以黜陟當世之君大夫此五者皆履危機而犯逆節者也  
前乎此者未嘗有如此之事也天下之人耳不習聞目不習見  
意必有驚怪而却走者矣而聖人斷然行之了無難色及乎堯  
舜禪禹又桀紂夷天下安太甲廢善道樂管蔡誅周室立春

秋作亂目賊子憚然後天下靡然而歸翕然而一詞曰此固至人之所謂絕德也反而後合殊而同歸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豈若小丈夫然蹈繩糾履尺度循循然為衆人之所為而已乎夫惟辦大事臨大變而後可以觀聖人用中之權中而能權而後可以為絕德此非有法可傳於後者也非常之功惟聖人能之自非聖人則莫若蹈繩糾尺度以求算過二者亦審於自知而已非其人而欲求非常之功此猶童孺病羸而責之以烏獲之千鈞力不能勝無不顛沛而墮越也古之神醫有所謂倉氏扁氏者其術蓋得於天而會於心者也故其理病有解腹胃利肌骨之变此豈有法可傳也哉今無其術而欲試其方其視操刀殺人相去不能以寸倉扁者万世之絕技也聖人者万世之絕德也不可為也為之則禍矣故後漢在舜禹為仁在後世為舉其君征伐在湯武為義在後世為弑其君太甲之廢在伊尹為忠後世用之則不自管蔡之誅在周公為公後世用之則不

第春秋之作在夫子為大公至正後世用之則僭亂而不可訓  
且後世禪代伐國廢君賊兄為夫僭罪作絳而妄意褒貶者總  
總矣要其歸未有不滅身覆宗而為天下笑者也彼其見聖人  
有如是之事也故藉口以濟其姦所謂矜冀圓而擬質脩珠者  
乎夫聖人固有所挾焉而後敢為彼區區者何所挾哉然則聖人  
之所挾者何也則吾所謂至道也至道默用則內足以自信於  
心外足以取信於人御物應變施無不可故雖履危機犯逆節  
而天下必謂之權謂之中謂之絕德而不敢踰故夫絕德者  
至道之用也非<sub>而</sub>道而求為絕德者禍矣

絕德論下

同前

書司朕聖諭說殆行於行者何行之不可承繼者也君子之制  
行為可承可繼而已凡行不可承繼者皆殆行也古之所聖也  
而聖人亦有所謂絕德者德而至於絕蓋亦不可承繼矣苟為  
不可承繼則聖人之德無迺殆乎白否非此之謂也言悖於常

訓行情於常理而務為新奇。狃以惑天下後世之人夫是之謂殄行王制所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是也。礼之所教書之所至其義一也。若夫堩人豈亦斯人之徒欤乎居无事言有常。訓行有常理中庸較易之教雖夫婦之愚可以可行而何殄之有。天下不幸有非常之变而椎用焉夫椎豈堩人之得已哉。朱均不肖謳訟不歸非常也。桀紂流毒斬喪生靈非常也。大甲不君湯緒幾傾非常也。管蔡流言其間王室非常也。晚周失政天下無王非常也。五变者皆非常也。惟其变之非常而不可以道制也。於是反中而用其權。豈堩人故為斬絕使後世不可承繼如古之所謂殄行者乎。使朱均不至下愚則舜禹不受禪桀紂不至內姦則湯武不加兵。太甲粗可告語則伊尹不廢管蔡未至叛道則周公不誅。周道未至掃地則孔子不作春秋故曰權者非堩人之得已也。夫不得已者堩人所以憚時而收亂也。非以為法於後世也。以非常之事應非常之变。變息事定克。

成厥功天下從而尊信之如神之幽如天之不可外如日月之  
不可踰前焉而無後焉而不可繼斯以為絕德而已故無是變  
者聖人不為是事也或曰後世有好是之变則權可行乎曰有  
其变有其人人尚变相值則何為不可雖然無舜禹湯武伊周  
孔子之道而欲用其權則篡也弑也不臣也不弟也僭亂而不  
可訓也故夫絕德者聖人所謂獨能而非以為法也然則聖人  
不可法歎曰何故不可聖人之為法於天下後世者皆是矣不  
必君子也詩書禮樂以為教刑賞號令以為政君臣上下  
下以為分父子兄弟以為親宮室以為居飲食以為養  
天下所日用萬物所通行無非舜禹湯武伊周孔子之道也  
法聖人者法此焉可也絕德者一時不得已之權耳聖人不以  
此垂法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亦何必此之法哉倉扁尹不可  
能而天下之醫亦無出倉扁之外何也砭劑藥石之功察脉觀  
色之狀方書具焉醫者日用而通行皆倉扁之教也至於辨傷

胃刮肌骨此二者奢扁行之為理病非奢扁行之為殺人夫人固有獨能焉幸奢扁者蓋亦損斯二者歟絕德之不可縱亦猶是也故夫法至人者自五事之外皆可也一不量力則流為篡殺僭亂之人可不畏哉柳下惠姦不逮門之女而人不以為淫魯男子白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善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幸垂人者如幸下惠則善矣下惠且不可輕幸而况堯舜禹湯武伊周孔子之盛乎

謹權論

孫文懿公

權之難言也久矣孔子曰可与適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当權先儒注解者循守章句故後人有增釋是訓而為反經戾常之說作謹權論以救之聖人之所謂道者利民惠國而言之也其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各其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其孔冠婚喪葬鄉射相見民安而易循樂而易行處之而不疑肅之而不擾苟反則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尤

道以疑衆在典刑不赦所謂權者依道而言之也十教獎八政  
傾人礼瀆聖人於是動以教焉然則酌变者時也適時者法也  
变而不時斯悖矣時而不法斯亂矣湯有南巢之戰武有牧野  
之誓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皆時所俟俟也法所資成也德  
稔于天而天授功信于民而民与之許之而不可違之而弗得然  
後力造焉弊者錯而更張傾者正而復行瀆者塞而再流向若  
廉以引退則時濟於暴殄吾未見其能為湯武讓以自守則法  
淪於荒幻吾未見其能為伊周是四聖之權始于微而誠諒而  
審知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則弛天理哉國維且假聖  
人權變之義以自給時從而塗炭法從而委地陵夷不返使猖  
胡肆孽十六國錯峙於九土者殆斯言有以啓其釁害故曰宋  
道而变權也悖道而变偽也非聖賢則大亂之術前所謂可与  
立未可与權難之之辭也可不謹歟

仁智

曉川先生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苟也曰譬之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貢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夫下決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坐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夫下決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固矣白仁者壽智者樂然後則仁者不

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  
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  
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  
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  
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正仁

無爲子

仁之為道也大矣其為言也難矣仲由冉求公西赤孔門之高  
弟者也仲尼曰不知其仁所許者可使理其賦而已矣可使与  
賓客焉而已矣可使爲之宰而已矣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奔而違之  
其為德也大矣仲尼亦不曰仁止曰忠也而已矣曰清也而已  
矣則仁之為道也不亦大矣乎子罕言利尚命尚仁又曰仁者  
其言也訥則仁之為言也不亦難矣乎春秋魯宣公四年鄭大  
夫子公羊子家謀弑靈公子罕曰豈與獨擅殺之而况君乎及

譜子家子家相惟而從之夏弑靈公孔子書於春秋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子家是歸生字則弑君之罪昭昭矣而左氏謂子家仁而不武庶能達也嗚呼所謂仁者果何耶夫仲由冉求公西赤今尹子文陳文子其爲賢也至矣仲尼尚不安之於仁左氏嗣筆削之法而以弑君之賊爲仁其殆聖人也不亦異乎謂初稱畜老仁也且君之於臣父也烏有欲害其父而子不能制乃曰畜老猶憚殺之求之於子得爲孝乎求之於臣得爲忠乎苟万一有近於仁也亦宜刊而斥之足以見良史禹世立教之法也况子家於仁遠矣安可借寇兵而資盜糧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左氏謂之權不足則可也謂之仁而不武則失正名之義也

論仁

左丞蒲公

爲仁非難而能盡其力爲難盡力非難而能盡其性爲難夫惟不能盡其力而盡其性也是以爲難知而難能也不知其智之有所不足才之有所不盡則其蔽在於守古人一偏之說卒不

能達其意而有以及是也。且記有之仁之爲器重其爲道也遠  
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也。則曰甚矣仁之難能也。孔子曰仁  
者愛人。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則仁不止於愛人。揚子曰自愛仁  
之至而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仁不止於自  
愛。孔子曰泣愛衆而親仁。孟子曰兼愛是燕父也。則仁不止於  
汎愛。孟子曰親親仁也。而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則仁不  
止於親親。以爲仁之難乎。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果難哉。以爲  
仁之易乎。則爲之難。言之得無訛乎。仁果易哉。由此言之。則曰  
甚矣。仁之難知也。夫爲仁固多術矣。胡不循諸理而求之。未之  
有道。不離其質。而美之不強。其難而使之者。皆聖人之所謂仁  
也。夫出門而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過乎恭而已也。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不過乎恕而已也。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  
不遇乎友。賢而已。夫恭也。恕也。友賢也。豈人之難行而有所強  
於性也哉。然而皆得以謂之仁者。以爲出於吾性之所固有而

所謂善者也其善雖止於一端能推而行之皆可以為成口之  
道此其所以謂之仁也剛毅木訥是人之所易也而孔子以為  
近仁克伐怨欲不行是人之所難而孔子以謂仁則吾不知推  
此以求孔子謂仁之意皆若是而已是故曰不離其質而美之  
不強其難而使之者皆聖人之所謂仁也雖然仁有小大凡此  
者蓋君子之所以治人者也可以名仁而非仁之誠名也若是  
近以節諸身遠以措諸物行之以父子達之於君自裁之以義  
而成就之立之以禮而節之至於此處語默進退去就夭壽生  
死無所處而不為仁而於天下之萬物蓋已無足以累吾之心  
矣凡此者蓋君子之所以立道者也雖然猶未大也以吾之仁  
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以所愛及所不愛以所不忍達之於所  
恩不獨仁其身所有以仁天下之民而無所擇也是故居則安  
土敦乎仁而動則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仁也至此而其用極矣  
雖聖人亦何以加於此乎嗚呼仁之為道一而所以為之者固

多術矣苟知仁之有小大以致於人則率天下之中人皆能有  
以及之如其舍聖人之意而務為高遠難知之論私植其說以  
取勝於世而其卒莫之能行故老莊墨翟所以得罪於聖人之  
徒也以此哉

克己復禮為仁說

橫浦先生

非大聖則不能名仁非大賢則不能當聖人之論仁惟聖人行  
仁之父故知仁之深眇而昌言之無疑焉聖未至於大賢則其  
問也不切而聖人之告之也亦姑因其材而成就之耳至於仁  
之正躰則不以告也非不告也以其未足以當之也明乎此則  
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其有在矣孔氏之門惟仁為  
極致三千之衆惟顏子為獨高故顏子之間仁異乎諸子之間  
仁孔子之對顏子異乎平居之對二三子季子不可不盡心也  
且子貢問仁不過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耳樊遲問  
仁不過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入忠爾子張問仁不過曰恭寬信

敏惠耳。曾未若對顏子之異也。卅之論仁者見於樊遲問仁。孔子對之曰。愛人乃擇之不精乃語之不詳。如莊周者有見於此則昌言於天下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如韓愈者有見於此則於天下曰。博愛之謂仁。而不知愛特仁之一端而已。愛豈足以盡仁乎。後之士見莊周之說。韓愈之說。以謂誠合乎孔子之意也。乃見詩乃見書。乃見易。乃見禮樂之談。仁者而通以一言。該之曰。愛烏乎。仁誠謂愛乎。已欲立愛乎。已欲達愛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愛乎。恭寬信敏惠愛乎。此特攷之不審極之不深且以一愛自欺而已。惡足以知仁乎。至於孔門。諸子之論仁。如子夏之論。則曰。博孝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烏乎。誠如子夏之說。果愛也耶。又如孟子之論仁。則曰。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烏乎。誠如孟子之說。果愛也耶。知愛不足以盡仁。則我之偏見消而正理明矣。正理明。則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可得而論也。夫天下無一物之非理。亦無一物之非仁。有己則理。

暗無已則理明已者何也人欲也理者何也天理也滅天理窮人欲何由而得仁滅人欲盡天理於是乃為仁克已者滅人欲者也已何自而克人欲何自而滅乎本乎孝而已矣其孝要在曰礼而已矣非礼勿視視皆理也非礼勿聽聽皆理也非礼勿言非礼勿動言動皆理也夫視以礼聽以礼言動以礼視聽言動一循乎夫理之中則人欲滅矣也私克矣天理明矣天下皆歸於仁矣克已復礼此仁之正軀也以此通乎子貢之說已歟立己欲達果仁矣以此通乎樊遲之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仁矣以此通乎子張之說恭寬信敏舉果仁矣以至通乎夏之說博孝篤志切問近思非仁而何通孟子之說貴德尊士賢者能者在位在職非仁而何又泛而入乎樊遲愛人之說性周愛人之說韓愈博愛之說乃深知其為仁之一端耳是克己復礼之說是仁之正軀也非孔子孰能言之非顏子孰能當之哉此乃孔氏心傳之要大孝之宗孝者不可忽也曰孔門弟子

三千人一曰魯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孝夫子於三千人  
漠然無稱焉獨曰有顏回者好孝烏乎三子不遠于皇來豈  
亟文搢衣而請負牆而立栗為何事乎力不得以好孝稱其亦  
可悲也已攷其所孝如後世博物洽聞無有也又如後世繡句  
縉章無有也特目不迂悠不貳過而已愚深思而熟究乃知夫  
不遷忘者克己也不貳過者克己也私欲已克人欲已滅天理  
著焉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乃知其所以不違仁者  
果自克己復礼而得之也顧惟顏子之見仁置之則植乎天地  
溥之則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  
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准天  
下無一物之非理亦無一物之非仁理當如是也烏乎仁無古  
今也亦無東西南北也顧克己者得之耳使孝者無志於聖人  
則已如有志於聖人惡得不信孔子之言使孝者無志於仁則  
已如有志於仁亦惡得不行克己復礼之說乃知夫未克己以

前其視聽言動皆私欲也既克已以後其視聽言動皆真理也則於顏子之心庶幾可得之孔氏之闡城亦可疾趨而進也其勉之哉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四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五

論著

聖道二

仁說

東坡先生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率射矣始也嘗志於中曰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矣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骸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自不存鵠十發之中矣四肢百骸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礼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礼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一不如礼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礼之

審於殺不辜未仁也禍無大於此故也

剛近仁說

同前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丘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僥者非惡其僥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危者皆平生可畏人也據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僥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子僥諭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余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事不合引去王介甫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嘗取勝我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取吏如束縛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惱君曰是几承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洞溪事宜州守主苛焉

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付君并案且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更當守法追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罪餘以可盡戮乎若必以非法斬人則經制自爲之我何尚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祿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迂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喜者甚多獨著此二事遺其子觀勵明剛者之以仁以信孔子之說

論仁

梅文安公

仁之說不可不知矣人有常言仁人道也謂之人道則宜非天地所事矣然易有太歲乾元是乾以元爲大也至哉坤元是

呻以元爲至也或生或殺天地一德耳而易獨以生爲天地之大德或嚴凝或溫厚天地一氣耳而易獨以溫厚爲盛德氣矣天地於仁若此而况人之所以爲人者乎孟子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即是推之此童也非必有別於親彼孺子也非必有係於我而愛焉不忍自然發於方寸則人之於仁殆已焉生俱生而死所不可解矣然自孔門觀之受業者三千其衆如子路冉求如公西赤皆其高弟也宜借進於仁久矣而聖人每曰不知其仁其所僅許以仁者頗微氏而止何仁之難能歟蓋背之論道者嘗曰吾言甚易知其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仁亦猶是也即性以論仁則夫人而有之固甚易知甚易行矣及其生而靜者感物而動生而厚者因物而遷良心所有或陷僻而不得尽然後有所謂率莫能勝行莫能致者焉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然則務率之始可不慎哉雖然仁固聖人所率言若不可以

默而語也及稽顏淵氏所以爲仁之目亦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已有志於仁者能即視聽言動之際一切以禮自防則已无不克之失終身如夫子之戒而其爲仁也孰禦

仁說

清上文人

解仁字引身躬之不仁与草木之實謂之仁其說出於伊川而  
潁昌韓公又質之佛經而深以爲然也夫仁之實愛而已矣韓  
子白博愛之謂仁尽之矣若以爲未足盡仁之躬則孔子固曰  
博愛有矣奚事於仁也聖乎博愛亦豈淺近之事哉夫愛者  
仁之實也仁者其成躬也譬之水濕者水之實也水其成躬也  
謂仁爲愛則不可然仁不出乎愛也謂水爲濕則不可然水不  
出乎濕也仁之道主於愛愛之端原於心擴而充之行於人決  
乎万物塞乎天地通乎神明澤乎方寸語其盛德仁之德也要  
其成功仁之功也推其所以爲此者則愛而已矣能大愛之道

去耳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之道主於愛而已矣所以爲仁者其与人固未嘗相離也然不可以仁名也若夫身躰之仁与草木之實之仁則性是也所以爲仁者而非仁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躰其所以爲仁義者而仁義不足以名之也孔子之語仁義孝者可得而聞也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豈遠哉所以爲仁義者是已然仁義可聞而性乃不可聞是果同耶莊子猶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知人之非天乎是夫人之際豈有間哉而人道可得聞天道乃不可聞是東同耶至於問仁而孔子答之不同何也蓋仁之道至大聖人率其一方一曲以名之故曰能近取譬焉可謂仁之方也已

仁說

南軒先生

人之性仁義礼智四德具焉其參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礼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財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方善皆當乎是焉

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  
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能為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  
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  
貫通乎此性情之所以為躬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  
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  
之情也哉是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  
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无所蔽矣愛之理无所蔽  
則與天地万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  
則迷其射精程子所謂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  
其真程子所謂仁道謂名推公近不可據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  
靜而仁義禮智之財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  
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  
之所存者也惟仁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  
為能知竟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

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孝者其可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不可以克己為首平

釋義

無為子元素一

親之為稱非定名也曰父子曰兄弟咸一其稱焉曰親也可矣則石碏去子以靖衛叔向戮弟以盈晉士有以異也左氏載君子之評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上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紀仲尼之譏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不減猶義也夫可謂直矣言於義未安也以石碏之去子也則義其事而且大之以叔向之戮弟也則曰於義未安其為言也不亦異乎釋曰大義滅親之言不可以訓且碏諫其君曰閭愛子教之以義方及子辱鄭州吁游禁之不可測義方之說能言乎自時厥後桓公殺兄久矣州吁惡已貲矣兵用已霸矣民力已困矣姑以權誘而殺之晦乃後手黨在民謂之曰權則吾人得而

非也謂之曰直則吾不得而非也苟方一有導於義也則錯也爲之大孰能爲之小乎親也者果特子之謂邪庸知其非父之謂邪經有各親其親又有孝始於事親則亦父之謂也已矣試有以摧而滅其父左氏亦可大其義乎是大義滅親更不可以訓嗚呼聖人修春秋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規勸諫大義滅親得非文之所害乎

論義

王平浦公

理生混群兼愛之謂仁列敵度宜之謂義仁義同出于德而仁者德之愛義者仁之制兩者必相爲用而後能成德夫聖人視天下萬物其心不啻若父之於子皆欲有以覆命率生育之混然如天地之德而無所不養也然聖人之意以爲苟推吾所愛以同乎天下之物則是愛親之心與愛民之心一也愛民之道與愛物之道均也則万物之倫不幾乎吾友於是乎主德以愛而理之以義使不至乎無差等也故制爲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

序文爲君自師賓朋友隆穀之節所以裁制品類辨異上下使  
天下万物至於各得其宜而後已此至人所以立人道也夫天  
地之大雖其变化不可測而其心本以生物爲主有陽之生育  
而無陰之肅殺以濟之則生物之功有時而運是故小則有晝  
夜晦朔之變而大則有生殺寒暑之序此万物之所以能生成  
而天地之所以能長久也觀天地之道如此而况操富貴之勢  
以順天地理万物而制天下之变者乎事物之敵至於己者不  
一則兼列前而衡之以心心至於己明而衡之以道所以辨是非  
非立可否此則義之常也不足然後濟之以權權之爲用初若  
不令乎人之情而又有以治天下理万物者比之義之变也推  
此以治天下之事可既用哉易曰理財正辟禁民爲非曰義此  
聖人圣義之序而言之也蓋理財所以富之口富矣則正辟以  
教之口教矣然後禁民之爲非者故曰聖人圣義之序而言之  
也其言乾坤之德則曰利者義之和蓋義之爲道裁多寡之數

上下之分有所分辨而和不行於其間是義濟之以美利利方物而無所不利也而万物不亦和矣則利之為德之美義不足以盡之也聖人配天地而行者也則曰利物足以和義蓋理財正辨禁民為非而義者之用為已至矣蓋猶以為治人道而已至於利物而能和則天德也極天下萬物而使之无間則莫知其為義之用也此又義之大也如此則知義之本末也

論義

梅文安公

嘗聞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失仁而後義是仁也首大於義矣然仁者人也苟无義焉為之列敵則知欲達人欲立人而已其敝也將至於失我仁者愛也苟无義焉為之度量則愛親如愛民愛食如愛物其敝也將缺於等差故仁之有義猶陽之有陰猶柔之有剛相湏而行闕一不可別而言之仁之於父子則義主於君臣也事親仁之實則義主於從兄也合而言之則戶制為尊卑長幼之序師賔朋友之交所以隆殺撫養先後重輕

必使天下万物秩然各得其宜者蓋無往而不爲義也蓋惟仁  
或有配道而言是矣若道義之門配義與道者也有配德而言  
者矣若尊德樂義陳之以德義是也有配礼而言者矣若礼義  
有所錯進以礼退以义是也有配理而言者矣若义理者礼之  
文理義之悅我心是也由此推之有待而然義設於商夫豈可  
以一端而究哉於是深研至理默照以心隨用隨通而會於无  
所不當焉茲所貴乎善學者也是故對利而言則知君子所喻  
常異於小人對恩而言則知門外之治必殊於門內對命而言  
則知義在所去者或委之有命對生而言則知義之所取者或  
至於舍生以至無適也無莫也去就何容心哉惟義所在而已見義  
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也言行何容心哉惟義所在而已見義  
不爲斯曰先勇聞義不從斯以爲要矣則昔人謂義爲正路為  
土地者甚亦何往而弗由之乎自周之教万民也猶以義處中  
和之先晉將用其民也猶以义處况於士平况於三公

乎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義固出於道德也以告子之智  
且嘗疑而外之則凡務孝者可不講明其本乎雖然義固內矣  
君子固嘗以義為質矣而易又有言義以方外何也蓋方其有  
欽以直內斯用義以方外及以義為質焉則必用孔以行之亦  
名有所當而已此又講明之際不可以不知者

禮論

臨川先生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甚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  
不知禮也知礼者貴乎知礼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  
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礼始於天而成  
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  
疾其僞以是礼與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僞則是不  
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大爾凡為礼者必詘其放傲之心  
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遠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  
雖踰曲拳以見其恭夫見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

忠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刲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尔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衝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无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朴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礼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狃株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无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狃株亦可使爲礼矣故曰礼始於

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非禮之禮

臨川先生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譭譭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变者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義大人不爲盖所謂迹同而实异者也夫君之可变而且之不可以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方寸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殺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也盖知向所謂义有义之常而汤武之事有所变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汤武暗於君臣之常义而不达於时事之权变則

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礼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礼之奢為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為非礼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為礼之權也且奢者為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礼之所宜矣然則可以无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礼之文而不達於制礼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礼之礼非義之義大人不為釋者曰非礼之礼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籍交以报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蓋亦失金玉之意矣

論禮

梅文安公

嘗聞季章先於修性修性莫要於守中惟性雖出於天也必有待乎修惟中雖出於性也常易失而難守此人之於礼所以不可斯須去身而其實其本其末則有不可不辨者何以言

之原性之初本生而靜喜怒哀樂一切未發而存於心則渾然  
大中何所偏係及夫感物而動即性生欲合於欲斯有愛矣於  
欲斯有惡喜怒哀樂自是而馴致焉謂之七情情竇日開隨所  
感觸則有麗於一偏而不得其中者矣夫中者天下之大本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人之於中与生俱生顧若不可  
以暫去而云爲之際乃常參差舛繆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者  
惟其莫不欲中而莫知中之所寓終亦昧然去之而不自覺耳  
於是事爲制曲爲防使人有所取正而惟中之循焉則礼之所  
由設也周官曰以五礼防万民之僞而教之中記曰師尔過商  
也不及子產能食之不能教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孔子曰礼乎  
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然則有一言而可以尽礼之實者其惟中  
乎今夫自述觀之等君臣親父子睦兄弟正夫婦合朋友其詳  
見於形名度數可謂不一而足矣然考其所以等之親之睦之  
正之合之之義則不過損益節文以趨於中而已是以礼之在

天下如規矩如繩墨如權衡一定而不可欺而天下之人治身修性亦莫不要之以禮爲準則者智者必俯而就雖有鑑而不敢盡也愚不肖者必企而及雖不至而不敢不勉也由是而仁以之愛則愛不至于墨義以之尚則尚不弊乎忍智以之周則周不遁乎詐信以之固則固不入乎拘周浹彷徨无適而不得其當自然允蹈於皇極中庸之域矣夫皇極中庸之道箕子子思所嘗反復丁寧以爲天下万世法者也而礼之實用乃根於此則務修性者其可以不勉哉雖然聖人之教其子先以孝詩次以孝禮而荀卿之論孝亦曰始乎誦經終乎讀礼是礼也果且有待而後學乎蓋此所謂孝者孝礼之文如其實則著於心久矣夫中非主不止外非正不行惟礼之實素著於心然後取正於文爲以副其誠可也苟惟中无所主誠不加焉方且區區從事於外降上下周旋揖遜之勤則其能不始於僞爲終於誠已者鮮矣是故善孝礼者必以實爲先而輔之以文故曰忠信

之人可以立礼若夫老氏以礼爲忠信之薄荀卿以礼爲生於聖人之儒者亦豈立言之苟與哉晚周以還文盛質博溺心丸所事於礼者虛文而已矣未流而已矣薄之儒之其有意於反本乎又學者不可不知也

四端論

橫浦先生

昔孟子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歷聘齊梁之間於梁惠則去不復介意至於齊宣則眷眷不忍舍去其故何也蓋孟子有節於內合其節者可与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不合其節雖處以公卿祿以上固不復回首將浩然長往矣所謂節者何也其曰仁乎人而不仁則我飽而忘天下之饑我暖而忘天下之寒我逸而忘天下之勞惟知有我而已天下四海雖血肉傷殘躄瘡流淚不恤也是謂血脉澌絕猶人之肢躄不知痛癢醫家謂之不仁蓋以其血脉不通也知有我而不知天下四海非血脉不通而何槩惠以土地之故弊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又軀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夫惠王知愛土地而已雖付斯民於死地不恤也未使其意又付所愛子弟於死地亦不恤也血脉斷絕如此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惠王如此是忘孟子之節不合矣快然而去何足怪乎齊宣王好勇好貨好色好今之樂庸鄙如此孟子何爲而眷戀哉蓋寡聞其以羊易牛也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鍤王曰捨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見牛赴死而其心惻然有不忍之意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也是孟子所存之節也好勇好貨好色好今之樂儻推不忍之心於其間皮不爲一已而與民同之也故孟子指此而言曰是心足以王矣孟子即齊宣王不忍之心游泳其間眷眷不去蓋謂此也嗚呼人者天地之心也其誰無不忍之心哉但不忍之心起而輒斷此所以爲愚人也若聖人者其心常在堅

絲不絕施之於身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於之於家則父子篤夫婦睦兄弟和施之於朝廷則君君臣臣賡歌迭和施之於政教禮樂之間使四海九州之民咸被其澤猶未已也垂法天  
下使後之人舉其心以行其法傳其仁心使億萬斯年而不已  
何所有之遠乎子產惠人也然惠而不知爲政至於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非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也夫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是其思慮之狹小識見之卑陋也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子產不知先王之道故有仁心仁聞而所濟不遠矣且以一事觀之子產澗潦洧之人深冬涉水乃以其衆與濟之見其心之不忍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同也然而得人人而濟之乎故孟子推其失曰爲政者每入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若孟子之心先王之道則思慮廣大識見深遠不爲目前之急而爲方世之利故人之涉水也則每歲十一月徒

杜成徒在者人微所行之橋也上月興梁成興梁者車馬所  
涉之橋也橋有兩道人車不相助而往來者受其利免冬寒之  
苦而有億万斯年之福所謂政者類如此即此一事以觀之則  
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皆可以心喻而默識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使事事皆如徒杜興梁之利豈不治天下可運之  
掌上乎然而人皆有是心也何獨先王乎何以見人皆有是心  
哉有入於此其心本無一事也倏然見有孺子者將入於井則  
其心將如何哉必於無事心中肅然而起懷惕惻隱之狀期乎  
疾走救之而後已當是時也其幾迂速間不容息思慮不及知  
識不致何暇較計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乎亦何暇較計畢竟於  
鄉黨朋友乎又何暇較計惡其聲而然乎是其天理決然遇事  
而發欲罷不能也若夫釋老之章豈知此即彼已視世間如夢  
幻一毫殤爲齊物孺子死生何所介其心哉是未知天理之通  
用也予嘗聞吳給先生之論此矣曰孟子云乍見孺子入井寧

極有意義子矣而復之今日試爲諸君明之世有從事於兵革之間者朝殺數十暮殺數百乃至有置嬰兒於鋒刃以爲戲玩之具彼豈無不忍之心哉以其慣習於殺人爾使其端居靜處忽見孺子入井將有不忍之心暫然而著其心矣乍字之意旨在是乎孟子憫天下之故揭以告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之心予前論之諸君已默識矣所謂羞惡者大凡羞而不肯爲惡而不肯作此心即義也所謂辭遜者大凡辭而不肯受遜而不肯爭者此心即禮也所謂是非者大凡是而喜之非而惡之此即智也諸公試以心辨之坦然明白誰可眩惑雖然有是四端而不知李問不能辨識者則其心無所節行惻隱於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行羞惡於所不當行故有不忠小人而惡君子者行辭遜於所不當行故有遜位於子之而召亂者行是非於所不當行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其所以

不可不孝也此四者之心因事而起隨即變滅者是其端耳有四端如人之有手足也可以運用可以行止若釋氏則無手足徒有腹心爾安知運用行止之理哉故明道先王序之曰言爲禽所不周實則礙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謂其無手足也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躰也其真知言者欲蓋有是四端則有父子之愛有君臣之義有夫婦之別有兄弟之懿無是四端則如死灰如槁木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夫婦枯死瘠絕何足以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乎然人之自棄者多矣其棄人者亦多矣故有是四端不能躰認而舉存之者自賊者也謂人君不能當此而不肯告之者賊其君者也故孟子斬之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夫知之一字在我而不在于人知者體認之意今惻隱之狀愀然寔是吾仁也吾旣知其狀矣則推而達之於人事之間使血脉流通則擴而充之即所謂推也夫知之非艱而推之

爲難知也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也知之而不推是必有人欲以礙之也人欲礙之是滅始然之火而窒始達之泉也豈有昭明灌漑之功哉知而推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見幾而作不失終日其心何哉惟有四端而已所以本根深固枝葉安游泳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如聽絲竹笙簧如觀文章黼黻何其甚樂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以謂血脉流通也苟不充之雖父母且不知矣况君臣兄弟夫婦平血脉對絕不仁之人也孝者儻觀予少儀之說以審其內觀子而端之說以行其外則聖人之心亦思過半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選卷第十六

論著者

聖道三

辯卒

終南先生

金玉寶於時以其能為朝廷服旌旗之飾示廟薦于圭幣之用次為利兵以與暴寇又為鐸磬以備郊祀彼珠翠羽水精之屬非帝王人臣動用可資取者今之得之無不私焉以自愛累其用止於婦人纓綺謫性邪媚所服焉卒若不窮堯舜文武周孔之法言恒按百家諸子巧譖縱橫之言以資辯利而爭霸其說則何異弃朝廷章服之飾效廟鐸磬之用而專取譎性邪媚纓綺之佩服乎夫抵聖人之旨盡在乎經卒者不當捨絳而求百家之說道德道正莫過乎周孔卒者不當叛周孔以從楊墨同古聖人立教化之大者則曰孔子傳其道則曰顏淵曾參仲尼矣後世又明孔子之教者孟軻趙生民以來未有如

孔子者為廣範之道則揚雄亦云由堯舜文王爲正直揚墨塞  
路孟軻辟而闢諸原也嗣雄之旨則曰王通通曰大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夫子其上太極合德袖  
道並行乎如遇之君子者則曰韓愈公尊夫子道公爲治禹弗及  
於是许釋氏續頽綱俾忠恕之道燦然復知日月之明民到于  
今賴之烏母前死未有卓然明其吝頭其道者乃如詒於石立  
乎夫子之庭以俟君子者云

好李

孫文懿公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君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然則後量諸子銓品四科文字之稱  
游夏獨多与顏氏而下皆非好學則是私也其要設乎不然至  
剖淵憩古所未諭予嘗試論之云中賢之先生而同習而異脩  
若茲往安其變也雖桀跖之不若咈義黨仁其成也固與夷之可  
企就季而言則道有隆殺功有巨細顏子之於善也一聖之子

得以舉焉而伏膺山焉而來誠乃夫嗜慾功名則愧取豪麗若  
將撫臺子溝壑故過不及貳幾不待顯庶乎理而近乎聖矣游  
夏之於善也或悅之或疾之鑄覩而不固執持而不矜及乎紛  
華作則景慕安佚恪思而後反故過弗能止幾弗能貺思乎道  
而及乎賢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樂則聖好則殆庶知則中村而已矣若游夏者謂之多聞博識  
可也謂之好且樂斯亦未矣或曰使二子勤行慎習又而不匱  
則顏氏可迨乎曰卒可迨然亦小有等差焉柳宗元謂明萬為  
天下之用常以為天下之道其注於人也為明為志而有等限  
量茲近之矣然則孟子為仁義忠信天爵之道是皆可力終而  
取與誕說乎曰極性之品柳子有焉教人之善孟子有焉依性  
而教之使不越其分不陵其節不失其正者聖人中庸之言耳

闕章

公是先生

自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歲李者甚多選者益少其有故志古

之孝者固有非有殊於今也其所固者皆正聲爾其所言者首  
正音爾所視者皆正色爾其所習者皆正術爾於以孝道是  
由性之也其達不亦宜乎今之孝者其材亦非有殊於古也其  
所固者非正聲爾其所言者非正道爾其所視者非正色爾其  
所習者非正術爾於以孝道是由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  
古之孝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公之孝者非獨反之  
而ニ又多動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孝子之孝不已勤乎其戴  
至矣而猶未適於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孝者罪也非人性不  
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敗矣師術喪矣復使古之人生於今之  
世其孝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之治在道道  
之意在經唯六好孝之士博雅之人与一山一起絕者將獨至焉  
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者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則折  
施之今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又將以更為師則是其孝之功未  
始非孝於用者也勞心於无用豈不可憫也哉嗚乎孝之體不

李也不李猶李也習俗又矣誰居其赦此敝者其唯聖人乎

招李

廣陵先生

李者曰吾固愛木之不自己為安寧吾李亦木然也安得人李而木然也吾李而然將有以與之人也人李而然取於吾師道也友旦師李而不倦者夫木哉木哉安得吾李而木然也安得人李而木然也今夫木始於萌孽眇於毫髮計其根萌之徑相長不過以寸乃其春夏之錦留雨露之漸仍積之日長生之不休弥抱而不可拱焉則林者安其陰息者仰其杪睨而上計之千百尋亦不可遺視其在茅蘚毫髮時豈不過甚而得已邪然而不足猶若也向使其拱把而止則折若芽卉然惡在能千百尋哉今夫木生於山林而用於廩屋木非能手奉以招言列於人而因謂其材也而又山林之於廩屋其遠勝言哉而人不能遺斧斤必至焉故木患不材耳安有材而遺者也使其材而或貴則為

益大爲村益大則壯者能終遺之哉雖然木生自爾也非爲  
爲材而後生也非爲人不以爲材而不生也故木有以夫君子  
吾固曰君子者自吾固愛木之不自己焉安得吾子而不然也安  
得人子而不然也今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謂衣而不毛  
也以其聰明視聽然也視父而知爲親聽長而知爲順此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也然而未善視聽焉百步之間羌忽之外察一  
芒毛之垂而聞一蚊蠅之聲者知堯師曠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然而未及大視聽焉顏子坐而視百世之上見舜之行焉聞舜  
之言焉坐而視當世見孔子之行焉聞孔子之言焉間而視一  
身見過欲萌於未形聞非然猶於无聲教子然自持循且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惟顏子爲能見也他  
人固不之見也非惟顏子爲然惟舜亦然舜樂取於人以爲善  
取於人以爲善是見而取之也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聞而取之  
也非惟舜亦然孔子亦然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顏子以之自羽舞以之取人孔子以之致過夫人能自取若  
取人与改過豈不為大視聽哉故知堯之明師曠之聰莫天与  
之也顏子之聰顏子之明孝得之也天与之故能勝人孝得之  
故能勝天今夫視者聽者繩天与之也然而未如孝得之也孝  
得之如何如顏子而已矣如之苟如顏子孝未倦而止矣大哉  
孝子本夫人莫不孝也然而未得名好孝者猶范之冠蟹之筐  
耳以其名為而實非也人能有惡范冠蟹筐之心則知好孝矣  
天道固不遠人而人言遠之苟有求道之心而持之至誠則何  
可當邪苟惟有求道之心而不能以至誠亦未如之何也已詩  
不云乎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謂其孝道非至誠不導也人  
皆曰我智過禽獸而視之而未有以過之也故求高不如鳥求  
深不如魚千仞之山人不勝其高也而鳥常卑之更擇高而巢  
薄之泊其深而尤焉故人不得而鈎也苟能充魚鳥高深之心

而施之孝則人能及之者鮮矣夫道无遠而人無不能有遠不能者謂不為也今有人曰吾不能走千里之遠而能反復百步之間不休則工里也夫未喜子都天下之大姣者也人固以未喜子都為大姣而未喜子都尚自懼未為姣更漸朱塗粉黛三然惟懼人或美於己而不得美於人嗚呼昔謂好聖人者不及未喜子都好姣乎然聖者亦捨己而先人故夫今之人責人一以義而待己卒以怨責人以義則人之就聖人也速待己以怨則已之去小人也緩臣不以責人不已竟何多於己也苟能以攻人之心而攻己之心則過失不勝其攻矣夫觸刑辟而為非禮義者小人之肆者也懼刑辟而不為非禮義者小人之拘不得志者也可以為非禮義而不為非禮義孝者之守也情安亂而行安義君子哉惜乎未及好孝者也吾孝而求為君子者也嗚呼不為小人之拘不為小人之肆者幾希哉夫人之於人則患有不知有不能間而自為工刺安不知而孝未能亟夫欺人

哉今有疽瘍之在身則不於人而願去雖撓腫折頸累舌而  
不辭也有不求而爲之治而愈則百思謝之至於過惡之在身  
而不知求人或者吉之則不斷更怒甚哉疾惡之不如疽瘍也  
斯人而有恥者鮮矣人之爲父兄愛子皆知擇師而教之至於  
身則不知文字惑矣夫

李論

左丞陸公

語道而无序則不足以取道文而無序則不足以得道蓋古之  
李者莫不有序而自其粗者習之至於精也自粗而不至於精  
者有矣未有至精而不自乎粗者也其矣後之李者倒道而言  
弃其節目而不得乎言也夫以詩書與札者孔子之所雅言而  
利命与仁者孔子之罕言也性与天道者子貢之所一不得聞而  
死与鬼神者子路之所不得問也而今之李者則有異乎此也  
仁義不足以知之而論乎鬼神生未足以知之而論乎死大抵  
好論孔子之所罕言与其不言者而略其雅言者焉其惑甚矣

解狄蓋亦有源焉我知之矣其弊乃始於老子列禦寇庚桑楚  
莊周之徒也何哉凡理之深者孔子言之也略其所言者不過  
存之一言而已矣懼其有以惑衆也不幸有老子者以聰明超  
世之才當襄周之末世天下之士沉於人僞而喪其天真欲矯  
之而言反流於太過凡孔子之所以有之於一言者以善辨之  
凡數千餘言雖然言猶約矣未至深惑天下也不幸又有列禦  
寇庚桑楚莊周之徒相望乎其後而凡老子之所以約之於教  
于言者則汪洋浩渺而敷於數千万言之間矣至於孔子之雅  
言者則反忽之而以爲不足言焉曰此先王之糠粃也此先王  
之土梗也是故有以鼓動天下之心而人始大惑矣雖然孔子  
之雅言者以聖人之妙觀焉則誠若緒餘然而推之以待後之  
季者不已精乎記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所謂賢者過之者其老莊之徒歎爲乎世之儒者所以  
蔽於如此者何也非以天欲求速成而助長故孔子曰非求益

者也故速成者也孟子曰今之助長者厚著也非徒无益而  
又害之然則可以益人亦可以害人孝者固宜慎也嘗置之孝  
者之道其要在於切問而近思蓋泛問所不能則所聞者蕩而  
不盡善泛思所未達則所得者雜而不精切者既知矣而后可  
以博問焉近者既達矣而后可以深思焉能如是矣然后可以  
居之安而資之深居之安而資之深則左右逢原也孝者不可  
以如是乎

下學

賢節先生

天地否風雷能鼓其化則育大道塞聖哲能扶其教則通夫扶  
教之難古今所以艱其人艱其人者謂何以其特立獨行于亂  
世也故吾於孟軻氏得之矣方時戰國洶洶四方譖佞皆務以  
彊國足兵爲尚機權詐謀旨極以競揚墨邪說復惑子時因慨  
然憲義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一旦而掃蕩是使天下詐慝貪  
薄而不反矣遂聘諸邦意以斯教於斯民而梁惠晉宣滕丈之

君不圖于霸若則少以繩物利已爲君者其乘猶須諭語導廢之以仁義弓之以詩書禮及春秋之義者何哉斯汲三欲引以當道遠致其志也噫時君莫我悟邪說尤塞一欲引方章公孫之徒記其逐游問合汨間居質疑之言以爲矩訓其害垂于後久矣服帝者靡不覃精研思以究其道而至于大易之奧捨而不言斯其有淵藪歟夫易之道微思精密当天地並也天地運化而无声万物由之而生大易幹用而无形庶事由之而成歷之三聖而始光顯其旨旨非以道隱而義祕哉故孟氏不言者以謂彼帝諸國之君昏昧蔽惑尚不能曉治國之術以至譬物指事力与言仁義之道察察如鑑猶不能略辨其說况与談斯義歟吾所以惟適变近情以措術欲輔成其教而於易不言者為其弗能達其本而明是非也凡人性焉而修之行為而篤之動靜去爲不須臾而離子道者皆易也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与剛立人之道曰仁与義所以謂之大寶聖性如

是篤行如是而輔教立言不捨仁義而弗談易也豈不能明之  
哉况易者道之本也仁義者道之用也能知其用則是達其本  
而不述其文又何累哉蓋默而行之內所以存已之難也言而  
發之外所以示人之易也一貫而一貫豈其惑哉故作述李

李論上

淨德先生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為名  
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生民而維持万世与天地  
日月相為始終而无穷已也天地之位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  
此物理之大別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  
有大則有小有內則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  
疎有富則有貧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彊則有弱有平則  
有末有先則有後有息則有感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是  
則有非有愛則有惡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則有捨有  
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福則有罰有生則有殺

有孚則有取有孚則有孚有寵則有辱凡如此者蓋天下之理  
勢可以俱有而不可偏立也為父主於義爲母主於慈為兄主  
於友為弟主於恭為君主於明為臣主於忠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  
也者以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躬而履此者也知也者以明  
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住此者也堯以是首三帝之德舜  
以是致无爲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臯薹契稷伊尹  
周公以是輔道真主經靖其民揭而為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  
得而差也施而爲教化如江海之流不可得而竭也是故傳世  
數千歷年累百雖其子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  
太分定故也名教存故也詩者歌詠此以刺美於上也書者  
議此以號令於下也春秋者嚴其軼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身  
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千古之  
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為其不足以明大分著

名教也甚矣。李者之敵，自惑也。捨乎適而求錯遠也。違乎明而  
趣諸幽也。指有以言无也。惜虛而論實也。三光五曜，粲然目前。  
曾莫之見。及其蒙冥，察無則孰視。四方而欲辨，合散犯守之迹。  
隘或介崖谷，或穿林莽。終日踽踽，求以適天大道。蓋亦迂矣。胡  
不以名教大分爲之宗主邪？彼名教大分者，蓋與天地日月相  
始終而无窮口也。誰能廢之？名教大分廢，則三才壞，滅生民不  
爲禽獸者幾希矣。李者之力既不能毀天地日月，又烏能廢名  
教絕大分哉？徒見謗讟於天下，而滋孽瞽之惑也。且天下之事，  
有可以力奪者，有不可奪以力者；有可以勢驅者，有不可驅以  
勢者；有可以法齊者，有不可齊以法者。凡出於迹者，上之人可  
奪以力也可驅以勢也可齊以法也。凡藏於心者，雖其力為勢  
可以死生禍福於人而不可奪我之有驅我之從況能以法齊  
我哉？是故君子可蹈白刃而不可離中庸也。忠臣可趕鼎鑊而

不可。夫大節也。昔者道之不幸無如智恭。秦焚燒詩書。坑殺李二  
挺。著抵擋偶語。弃市其勢與力固足以勝天下矣。其為法以破  
毀聖人之道。亦已至矣。道果從而喪乎。及漢之興。六經百氏之  
書。翕然雜出。徧滿天下。老生碩學。接武于朝。文章法度。一日振  
起。議者謂其与三代同風。然則秦之法固不能繩。李者亦甚明  
矣。道不可喪。教不可廢。故也。由是而言。則天下之李安可惑之  
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

學論下

淨德先生

天下之李而可齊以法。固無有也。李之興廢。繁平時之好惡。則  
有焉。昔者春秋爲經。一而傳之者三師。徒異論。父子異義。非士  
惑於其間。天下從而取捨。是以武帝好公羊。則穀梁廢。宣帝置穀  
梁。則公羊不得立。左氏之書。乃不爲世用。及其劉歆。鄭玄。賈逵。  
陳元。方輦。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後三家以學。並行於漢。而傳  
習至今。不絕。方其舍而不用。与其取而立之。特一時之好惡。可

未能破碎大道敗壞風化也今則不然六經之舊說先儒之所  
講解多士之所宗師朝廷之所崇信凡立於學宮者一切擯弃  
以為无取而乃獨伸一已之私見力毀方世之公議一夫倡于  
前百夫和于後百夫倡于前万夫隨而和之雖亦出於世俗之  
好惡耳而於大道有破碎於風化有壞敗此君子之所深憂也  
夫易者生於數而成於變化聖人所以尽三才之理也其吉凶  
禍福進退得失之塗其安危治亂否泰消長之勢其隕則造於  
幾微之先其顯則立於神明之表烏可以七八九六之數言哉  
是故劉牧以數解不若輔嗣以用說也詩者出於情性因人之  
善惡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雷霜露山川草木鳥獸蟲  
魚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觸或意之所寓皆可藉之為言而諭人  
者莫不備有方其為言也何暇考合於名數制度而後言哉是  
故康成以礼求之若毛公以意得之然則易以數解詩以礼求  
之猶不能知其旨而况以字說乎字之大本莫過六書引而伸之

觸類以長而天下之字尽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義則至于數字數字不足則至于百十又不足則至于千万句字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義妄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義哉且字有辨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順言坤以止言艮以動言震以入言巽以麗言離以險言坎以說言兌則可也此以一字之義則而該其辨也何從而為乾何省而為坤則一卦之用六位之变固未之盡况乎造化之餘蘊神明之妙用而欲擇以二字之辨猶以尋丈之竿而測滄海也成功告神謂之頤立政垂法謂之雅繫其國俗謂之風指物明事謂之以取譬弔義謂之以兼總辭牘之用丁寧反復務尽其情而不厭一篇之中屡致意焉謂之賦故樂榮之作凡十六章闕宮口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為解乎昔之說五字之文至数十万言班固以為辭而之患蓋破碎大道者深蔽今乃區求考於點畫從省之間則破碎又甚於若稽古之說也且一所好惡風化治亂

由此乎出昔晉之公卿猶其宗尚終日馳騁於沖寂虛曠之域  
若乘輕舟以適江湖泛然自得而忘歸其於天下國家之責  
不一語及焉其視生民蓋亦尔我而已故英雄伺隙而起則无  
附以救終之覆亡壞滅流禍數世亦其由來盖王衍王導輩為  
罪之倡今之解經者不以莊則以列不以佛則以老浩乎其无  
亦寘乎其无心指鬼神之情狀而言乎分義推有无之辨用以  
反乎政教三綱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倫之所恃以  
安者一切置而不議積日持久則安危治亂之任其誰尸之西  
晉之風將復見矣此君子所以深悲而不能已也安得痼知  
涯之士與之言李哉

勸李

龜山先生

志李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无不可見之道思之且深  
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无使力淺而易奪要審以身幹  
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人之大本已在我

矣不然豈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李非所望於吾友也

李說

濟北先生

李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流我心猶鄙藜之流我口蓋飲食旦夕之所須故譬李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棠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墮口而慘腹夫口腹入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入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李也下至跳丸縫紗踏索斯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酒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棠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慚恥而後方知之也故善教出皆知其言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李者而後益知其為善自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以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清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明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於荊公集仲以弟諸小道云